春渚紀聞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春渚紀聞

◀上一卷

卷三　雜記三

下一卷▶

乖崖劍術

祝舜俞察院言：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，交遊最密，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。 【 寄祝隱居二詩是也 「二」，寶本作「士」。】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，挺直可愛。張忽指棗謂隱居曰：「子匄我勿惜也。」隱居許之，徐探手袖間，飛一短劍，約平人肩，斷棗為二。隱居驚愕問之，曰：「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為人言也。」又一日，自濮水還家，平野間，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，意甚輕揚，心忽生怒。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。張因就揖，詢其姓氏，蓋王元之也。問其引避之由，曰：「我視君昂然飛步，神韻輕舉，知必非常人，故願加禮焉。」張亦語之曰：「我初視子輕揚之意，忿起于衷，實將不利於君。今當回宿村舍，取酒盡懷。」遂握手俱行，共話通夕，結交而去。

楊醇叟道術

餘杭沈野字醇仲，權智之士也，喜蓄書畫，頗有精識。嘗於錢塘與一道士楊希孟醇叟相遇，喜其開爽善談，即延與同邸而居。沈善談人倫，而不知醇叟妙於此術也。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西湖，日遣人邀致醇叟。一日晚歸，沈語楊曰：「余嘗觀翰林風骨氣宇，皆足以貴而定不入相。」楊徐曰：「子目力未至，此人面如美玉琢成， 【此人面如美玉琢

成 「面」，原作「腰」，據寶本改。】 百體完就，無一不佳者。是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， 【是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 「當」，原作「尚」，據寶本、津逮本、討原本改。】但其終未可盡談也。」楊復善笛，蓄鐵笛大如常笛，每酒酣必引笛自娛，聽者莫不稱善。一日與沈飲於娼樓，月色如晝而笛素不從， 【月色如晝而笛素不從 寶本無「素」字。】 客有舉酒而言曰： 【 客有舉酒而言曰 「客有」，寶本作「衆皆」。】 「今夕月色佳甚，盃觴之樂至矣， 【盃觴之樂至矣 「觴」，寶本、討原本作「酒」。】獨恨不聞笛聲也。」楊徐笑曰：「俟令往取，實無所遣也。」酒再行，忽引袖出笛，快作數弄，座客皆不知笛所從來。徐扣之，云：「小術耳，乃某左右常驅役使鬼也。俾之取物，雖千里外可立待，但不可使盜取耳。子欲學之，當以奉授。然又有切於性命者，子不問可也。」 【子不問可也 「可」，原作「何」，據寶本改。】沈始敬異之，擇日焚香跪請其術。且言：「吾術斷欲為先，子欲得之，當先誓於天尊像前，無不可者。」沈與一姓闞人，同授盟戒，而行其教。闞未滿百日而輒有所犯，即夜夢受杖於像前，晨起背發癰，數日而卒。既而楊辭以有行，沈問所之，楊亦知沈有河朔之遊，云：「我此行且先適淮南，子若北行，過楚，幸訪我於紫極宮，以八月十五日為約，踰期恐行止無定，不能再見也。」楊既行而沈以事留，逮至楚則九月初矣。徑往紫極宮訪之，了無所聞，回過殿角，有老道士坐睡，因揖以詢楊之存亡。道士驚顧對曰：「左右與醇叟何處相期，且當約以何日也？」沈告之故。道士嘆息而言曰：「楊誠奇士奇士，左右之來，惜較旬日之遲也。楊至此月餘，一日無疾，焚香趺坐，與衆道士語，久之，揖座人曰：『希孟今當有所適，然此行學道未竟，更當一來也。』語訖長嘯而逝，正八月十五日也。今殯東城矣。」沈於是即觀中設位，拜泣醮謝而後行。沈後亦不能畢行其所授而終。

王樂仙得道

道人王樂仙，或云潭州人。初為舉子，赴試禮部，一不中，即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， 【 王道錄行胎養之術 「錄」，寶本作「祿」。】歲餘勤至不怠。王云：「我非汝師，相州天慶觀李先生汝師也。汝持我書訪之，當有所授。」樂仙得書，徑至湯陰，求之無有也。一日坐觀門，有老道士見之，呼與語曰：「子尋李先生，此去市口茶肆中。」候之，果見赤目蓬首携瓶至前瀹茶者，因揖之，便呼李先生。李佯驚曰：「汝何人也？」樂仙探懷出王書授之。李微笑曰：「王師乃爾管人閒事耶。此非相語處，三日黎明，候我於觀門也。」樂仙辭謝而歸。 【 樂仙辭謝而歸 「辭」，寶本作「拜」。】三日鷄鳴，坐門未久，李至，以手撩髮則兩目燁然，如巖電燭人，握手入觀中，謂樂仙曰：「汝刳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？」樂仙謝誠有以備乏絕無告耳，然是乾水銀法，非若世人點銅為之，以誤後人也。」李探懷出銀小鋌，請以是易子所作如何。樂仙取以示

之，範製輕重與李所授無異也。即令取油鐺於前，投樂仙所作烹之，須臾粉碎還元。曰：「豈不誤後人耶。」樂仙悔謝久之。李勉之曰：「知子不妄用，亦欲子知此術於子無益耳，我且歸，後更就汝語也。」明日訪之，主人云：「夙昔折券而去，不云所適也。」樂仙既蹤跡數日，不復再見。乃西遊黨山中，寓一僧舍，【寓一僧舍　「一」，寶本作「于」。】主僧亦喜延客，因留止旬日。而主僧復善壬遁，旦旦必焚香轉式以占一日之事，【旦旦必焚香轉式以占一日之事　「旦旦」，寶本、津逮本作「旦日」。】忽謂樂仙曰：「今日當有一大貴人臨門，不然亦非常之士見過，當與子候之。」并戒其徒掃室以待，至日欲入，略無貴達至者。忽遠望林下有一舉子從羸童負書篋竹笥而來。主僧揣之曰：「我所占貴人，豈此舉子異日非常之兆耶！」更當復占以驗之，即喜躍而出，謂樂仙曰：「貴者審此人也。」因相與迎門，延至客室，相語甚久。云姓蔡，嘗舉進士也。既而主僧請具飯。蔡曰：「某行李中亦自有薄具，二公居山之久，若不拘葷素，當可共享也。」即呼燭設席，命其僮於竹笥中出果實數種，既皆遠方珍新。至傾酒榼，樂仙味之，元是潭州公廚十香酒也。酒行，笥中出三大煎鮭魚，尚未冷。酒再行，又出三肉餅，亦若新出爐者。至餘品，燒羊鵝炙，皆若公侯家珍饌，而取諸左右，笑語至夜半而罷。二公大異之，而不敢詰其所從至也。蔡繼云：「某亦於此，候一親知罷官者，當與二公少周旋也。」日復一日，亦問及養煉事，樂仙心獨喜之，亦意其有道者。至夕，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，樂仙即炷香前拜，而請其從來，即以先生禮之，且哀懇言其罷舉求道，了未有遇，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。蔡徐笑曰：「我南嶽蔡真人也，固知子棲心之久，更俟與子勘問之也。」樂仙稽首謝其垂接。次夕復扣戶伺之，忽見一大人，膝與簷齊，而不見其面目，音響極厲云：「仙童萬福。」投一白紙於蔡前，蔡取以示樂仙曰：「與子勘問至矣，紙間有書云：『某於十洲三島究訪，並無此人名籍。後檢蓬萊謫籍中，始見其名氏鄉里也。【始見其名氏鄉里也　「名」，寶本作「姓」。】某人供呈。』」蔡語樂仙曰：「子無憂也，因授以內丹真訣，數日別去。云：「汝有未解處，但焚香啟我，我當自告汝也。」後樂仙聞通直郎章子才，【通直郎章子才　「章」，寶本作「張」。】自九江棄官遷居錢塘金地山，行符水救人疾苦，外丹已成。因南遊過之，夜語及蔡真人事，取所授白紙示章。視其供呈人姓名，乃其法籙中六丁名字也。即熾炭於爐取紙投之，炭盡而紙字如故，因相與驚異，且乞之以藏其家。樂仙既去，了不知所向。或傳其解化矣。章亦數歲而終。將葬之夕，有一道人不言姓字，來護葬事，且留物以助其子，或疑是樂仙也。

啗蛇出虱身輕

滄州泥姑寨循塘濼而至界河，與北寨相望。自乾寧軍穿濼而往止一徑。每春初啟蟄時，

塘路羣蛇橫道，遞送者甚苦之。寨卒有蕭愁者，【寨卒有蕭愁者　「愁」，寶本、津逮本、討原本作「志」。】為人性率，同儕多狎侮之。一日當送檄文至郡，而有大蛇枕道。其首如甕，兩目燁然可畏也。既不敢前，即醉宿旁舖。舖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脯之，至滿數缶。蕭醉醒聞肉香甚，問安所從得，舖卒紿云：「夜漁于海，得大魚，方將共羹而食也。」蕭不待羹，取數臠就火燎食之，美甚。自郡回，因求其餘，歸食數日而盡，不知其為蛇也。食蛇之後，更不喜聞食氣，但覺背膂間腫痒，至不可忍，時就樹揩痒，瘡破，中湧細虱不知其數。時郡卒陸靖者適居寨中，與之助取餘虱，計前後出虱數斗，痒止瘡復。因憩樹陰，見濼中鶴雛羣戲，念欲取之，即身在鶴仄，攬雛而歸。復視鶴巢，又念可登而取，即身已在樹杪矣。寨卒視之，率皆驚異，以謂此人偶食成器之物，盡出尸蟲，而輕身自如，得地仙矣。因逃兵籍而去。

翊聖敬劉海蟾

真廟朝有天神下降，【真廟朝有天神下降　「天」，寶本作「大」。】憑鳳翔民張守真為傳靈語，因以翊聖封之。度守真為道士，使掌香火，大建祠宇奉之。自廟百里間，有食牛肉及著牛皮履靸過者，必加殃咎，至有立死者。一日有人苧袍青巾，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庭，進陞堂宇，慢言周視而出。守真即焚香啟神曰：「此人悖傲如此，而神不即殛之，有疑觀聽。」神乃降靈曰：「汝識此人否，實新得道劉海蟾也。諸天以今漸入末運，向道者少，上帝急欲度人，每一人得道，【每一人得道　「每」，寶本作「若」。】九天皆賀。此人既已受度，未肯便就仙職，折旋塵中，尋人而度，是其所得，非列仙之癯者，我尚不敢正視之，况敢罪之也。」

噓氣燒腸

陳無求宣事云：嘗赴鶴林寺供佛，既飯，有一舉子雖衣褐不完而丰神秀頴，居于座末。主僧顧謂無求曰：「此道人頗有戲術，今日告行，當薄贈之，且求其一戲為別也。」舉子亦欣然，呼一僧雛，取盌器付之，令相去二丈餘而立，舉子謂之曰：「我此噓氣，汝第張口受之，覺腹熱急言，不爾，當燒爛汝腸也。」言訖噓氣向之。須臾，僧雛覺腸間如沸湯傾注，乃大呼曰：「熱甚不可忍。」因使溺盌中，舉子徐舉盌示座人曰「誰能飲此者。」舉座穢唾之。迺大笑舉盌自飲，言別而去。明日，僧雛遂大惡聞食氣，日唯飲水數杯。月餘出寺，不復見也。

仙丹功效

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，大如含桃，而懼其浸長，百方治之不差。行至襄陽，於客邸遇一道人，喜飲而日與周旋，臨別解衣，出一小瓢如棗大，傾藥如粟粒三，授次翁曰：「汝夜以針刺瘤根，納藥針穴，明日瘤當自落。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。」 【 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 「救」，寶本作「治」。】次翁如其言，因夜取針剔瘤根納藥。至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。至曉，捫之則瘤已失去。取鏡視之，了無瘢痕也。因大神之，祕其餘藥，不令人知。其女為兒時，蹙倒折齒不生。次翁取藥納齒根，一夕齒平復。因以水銀一兩，置銚間，取藥投之，則化為紫金，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。

居四郎丹

密院編修居世英，彥實之父，人謂之居四郎者。遇異人得丹竈術，常使一僕守火，歲久不懈，因度之為僧，居京師定歷院，幾二十年。時曾子宣當軸，有堂吏通解可喜，其婦得急勞，數日而殂，繼而病傳堂吏，國醫不能療。吏與居素善，居視之云：「應須我神丹療之。」為啟爐取刀圭與服，十數日即完復如初。出參丞相，子宣大驚云：「汝非遇仙丹，不能起此病。」吏拜謝起白云：「某實幸獲居四郎之丹，服之，奪命鬼手耳。」子宣神之，使人邀居，不能至也。即使門下之人，宛轉啖其僧，前後資給備至，約竊丹為贈，而僧誓不負心。丞相亦延顧不替。僧一日謁丞相，而許分竊為獻。子宣喜甚，送僧降堦，而僧退揖為馬臺蹶倒，應時折足，舉之而歸，數日遂卒。子宣即遣人厚貽其徒，并爐取之，不知所用，但取丹膏，圓如粟粒，服之一粒，即引水燥甚，分諸子服，皆然。獨子■〈糸 亏〉公衮服兩粒無異也。後不復加火，亦不敢服。子宣薨，丹盡付石藏用矣。

孫道人尸解

孫道人不知何許人，寄居嚴州天慶觀，為人和易，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。但袖中嘗畜十數白鼠子，每與人共飲，酒酣出鼠為戲，人欲捕取，即走投袖中，了無見也。至約人飲，則就酒家市一小尊，酌之不竭，人告酒困，即覆尊而去。否則自晨至夕，亦不別取也。酒家是日必大售，人頗以此異之。紹興三年三月三日，觀中士庶駢集，道人拱手告衆曰：「我今年九十歲矣，久寓此土，荷郡人周旋，暫當小別，各勉力事善。」言訖坐逝，一郡驚異。瘞之城南，而塑其像觀中。歲餘有南商，手持香一瓣，封題甚固，云：「我去年三月三日，【 我去年三月三日 「我」，原奪，據寶本、津逮本、討原本補。】於成都府觀禊事。有一道人云：『我始自嚴州來，知子不久回浙，幸為我達於嚴州天慶觀，尋孫道人付之也。』」入觀見塑像，驚禮之曰：「此我成都所見付書人也。」因共發其

藏，則空棺矣。

綦革遇三皇閟宮

綦革先生，內相叔厚之族兄也。大觀中，叔厚之父守甘陵，革自密往省之。過北州河灘，見三老人皆布裘青巾，獨坐而語。革視其神矩清峻，疑非常人。即憩馬前揖之，初不相領略，革心益竦異，復前致敬。一老人徐顧革而言曰：「汝往恩州省汝兄耶，汝兄感時疾，已向安矣。然時將亂離，汝之業儒竟無補於事，當求遯世修真，超脫塵累也。」革嘗留意於內外丹事，益異其說。且曰：「日晏矣，汝行二十里可少止，當再相見也。」革再拜而前，果二十里至一旅邸，遂休僕馬，散步邸旁，瞻視叢祠，因前視其榜，乃三皇閟宮也。革即整衣冠，肅容進謁祠下，仰視塑像，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也。革自甘陵，即屏居絕慾，專以修真為務，隱于密之九仙山。後又徙海中徐福山。宣和乙巳，故人陳某者調雄州兵曹，聞金人犯邊，意未敢往，乃詣革密扣其去留之事。乃書一絕與之云：「三月楊花滿路飛，胡人遊騎拍鞍歸。高天二聖猶難保，誰道雄關是可依。」陳解其意，遂輟行李。至明年丙午三月，二聖北狩，始知革有前知之見。後范溫起海州，李寔以布衣被虜，溫待寔甚厚，每事多訪之，溫意欲歸朝，又擬投偽齊，議未決。寔與革有舊，密往見之，且告以情。革曰：「公來年今日已陞朝，合食宋祿，餘人無使知也。」寔由是為溫決歸朝之策。及溫引衆歸朝，朝廷定賞，以寔嘗與溫謀，自白身授朝奉郎，一如革言。

仙桃變人首

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餘慶，元祐末為巴郡守，遣健步王信者持書至都。始出郡城數十里，道傍顧見二道士野酌，食桃甚大。信亦休其仄，因乞之。道士以殘桃與之，信聲喏而食之，道士復探懷取一大如盂者授之，信益喜，跪謝引裾裹桃而行。未數里，探桃將食，則一人首也，血漬殷然，即驚懼，急投之澗水。疾走還郡，狀若狂人，見人即作怖畏狀，口稱「怖人怖人」，而不食不飲。郡守呼之，徐問其故，既語所遇，即復奔逸狂言。因使以病告而縱之，後蜀中時有見之者。

聖和尚前知

汴渠第五舖有異僧，衆名之聖和尚，時語人禍福，扣之則不復道也。熙寧初，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詣闕，時申公改官未久，先博士未第也。申公所在喜訪異人，

至鋪具飯，遇僧過門，即延之。入座，熟視先君曰：「福人福人，宰相是你手裏出。」已而回視申公曰：「承天一柱，判斷山河。」視伯父獨無言。既去，先君戲申公曰：「承天一柱，判斷山河，則當是正拜之徵，然一柱為何？」申公曰：「我作宰相，更容兩人也。」後果如其言，而先君宰相之出，獨未有徵驗云。

張道人異事

張道人，福州福清人，生以樵採為給。一日樵歸，於山，道遇二道人對棊，弛擔就觀。棊者忽顧之而語曰：「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否，我亦以子沈滯人間，未能遠引也。今子困躓亦已至矣，復能從我竟學乎！」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，且語之曰：「我安能從爾學神仙也，我將學大乘法，為浮圖氏，不久吾師至矣。」棊者問子師為誰，曰：「今敕住秀州崇德福嚴寺真覺大師志濟是也。」即負樵還家。翌日入城市，以相字為名，而言人禍福，率皆如見。歲餘，黃八座裳自明守移鎮至郡，實攜志濟而來。張即投之祝髮，郡人但以道人呼之。每擇佛宇敝壞者，輒入居之，不俟遣化，而施者雲集，至鼎新而遷他所。福人甚欽敬之。一夕，郡城火，自郡將監司而下，環視無策，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。郡官曰：「張道人何知鬱攸之事，而須呼之也。」既而火迫郡署，至取郡額投火，以從厭勝之說，其烈愈熾。不得已使召之，應呼而至。即長揖郡官曰：「俱面火致敬，同音誦『心火滅凡火滅』六字。張乃攜瓶水上履層簷，騰踔如飛，亦大稱誦六字，水所過處， 【水所過處　「過」，寶本作「遇」。】 火不復延，須臾遂止，今尚存。所傳異事不止此也。

雀鰍蛇蟹之異

戒殺之事，得於傳聞者甚衆。目視五事，不可不記為後人之戒也。富陽春明村趙二，以網捕為業，年五十，臥病踰年，艱餓備至，求死者屢矣。一日覺頭痒不可堪忍，爬搔之極，至指甲流血，乃取梳齒痛戛，終不快意。遂呼其婦搦髮搖頭，痒似少止。頃之復甚，則以手助力提捽，遂致腦脫落，而腦間雀嘴叢咂，不知其數。隣里環觀，助其誦佛懺罪，以覬速死。兩日，始遂氣絕。錢塘北郭呂五以炙鰍鰻為給，而鰍至難死，每以一大斛，置鰍滿中，投以鹽醢，聽其咀啖至困，然後始加刀炙。云令鹽醢之味，漬入骨中，則肉酥而味美，以故市之者衆。不數年，呂五得疾，但覺胸腹間，燥渴不勝，飲水不快，而口復念鹽醢為味。以盂置牀， 【以盂置牀　「盂」前寶本、津逮本、討原本有「盃」字。】時時飲之，且言焦也，與翻過著，令家人轉仄其體，日夜數十百番，至體肉消潰，腸胃流迸而卒。湖州膾匠嚴進忽得狂疾，曝日城壁下，自嚙其指，至十指皆盡，血流被體，

號呼而終。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，探鵲雛於木杪。不知先有大蛇啖雛巢中，兒始驚視張口，則蛇徑投兒口，【則蛇徑投兒口　「投」下寶本、津逮本、討原本有「入」字。】與兒俱墮木下。人救之，則蛇食兒心，與蛇俱死矣。河朔雄霸與滄棣皆邊溏濼，霜蟹當時不論錢也。每歲諸郡公廚糟淹，分給郡僚，與轉餉中都貴人，無慮殺數十萬命。余寮壻李公慎供奉，侍其季父守雄州。會客具飯，始啟一藏甕，大蟹滿中，皆已通熟可啖。而上有一巨螯，肌體為糟漿浸漬，亦已透黃，而鬘索甕面，往來不可執。衆客驚異，徐出而縱之濼中。用以戒殺者甚衆。

牛王宮銼飯

陶安世云，張覲鈐轄家人，嘗夢為人追至一所。仰視榜額，金書大字云「牛王之宮」。既入，見其先姨母驚愕而至云：「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，今此受苦未竟，所苦者日食銼飯一升耳。」始語次，即有牛首人持飯至。視之皆小鐵蒺藜，其大如麥粒而鋒銼甚利。飯始入咽，則轉次而下，痛貫腸胃。徐覺臂體間燥痒，即以手爪爬搔，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，淋漓被體。牛首人則取鐵杷助之，至體骨現露，銼飯盡出。一呼其名，則形體復舊。家人視之，恐怖欲逃。牛首人即呼持之曰：「汝亦嘗食此肉四兩，今當食飯二合而去。」號呼求解不可得，即張口承飯，飯纔下咽，則痛楚不勝。宛轉之次忽復夢覺。頰舌皆腫，【頰舌皆腫　「頰舌」，寶本、津逮本作「腮頰」。】不能即語。至翌日，始能言，因述其夢云。

殯柩者役於伽藍

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彥明，錢塘人，赴調至山陽感時疾而終。婦家即山陽李氏也。遺孤始十歲，未克扶護歸祔先隴，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凡十五年。其母金華君終，始獲從葬。其子初至啟殯，致夢其子曰：「我自旅殯此寺，即為伽藍神拘役，至今未得生路，今獲歸掩真宅，始神魄自如，而轉生有期矣。」又丹陽方可大言：建中靖國間，有時相夫人終于相府，未獲護葬還里，權厝城外普濟寺。忽見夢於其門人，云：「為語我家，我日夕苦於伽藍神之役，得速歸瘞，則免此矣。」門人請曰：「夫人而見役何也。」夫人曰：「我生享國封，不為不尊，而死亦鬼耳。況以遺骸滓穢佛界之地，得不大譴罪，而姑役使之，亦幸矣。」二事適相類者，則知精廬所在，在人則以為託之閒寂，【則知精廬所在在人則以為託之閒寂　寶本少一「在」字。】聞鐘梵之聲，可資亡者依向之福，必不慮因循失葬，明則致羈魂之尤，幽則苦護神之役，反俾亡者不安，不得不為戒也。

魚菜齋僧

吳興藺村沈氏子，嘗具舟載往平江。中道有僧求附舟尾，生因容之。行十餘里，生晨炊，僧求飯，遂分共之，且謂僧曰：「適與舟人羹魚為饌，無物為盤羞，不罪也。」僧曰：「無問魚與菜，施當在子心耳。」生意僧欲得羹，因分餉之。食竟，僧謂生曰：「汝量出數金為襯施。」生曰：「食魚而須襯施，非余所當獻也。」僧曰：「無問魚與菜，在汝心施耳。」生復意其欲金，量與襯，僧問生齋僧一員，欲何所獻。生曰：「食魚非齋，何獻之有。」僧曰：「無問魚與菜，在汝心獻耳。」生不得已，戲謂之曰：「請獻藺村大王。」僧遂合爪祝獻，既行數里，登岸而去。明年正月，生與社人祭神廟中，神降於稠人中謝生曰：「去歲深承輟飯齋僧，而無心布施，得福最多。以是一僧之故，我甚增威力。」生已忘前事，神人謂生曰：「汝至某村，有僧附舟，汝以魚飯之次，有惡獸欲截汝舟，我時已陰護之矣。」生始記憶，因語其詳於社人云。

挽經牛

裴亞卿言：紹興九年，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，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，而家有華嚴經一部，惜不忍分，試往求之。衆議皆允，而尼請歸，具香花及舟載迎取。潘老謂尼曰：「爾往，則恐有中變者。我今并具小舟，假汝載往，如何。」尼欣然更過所望。經既登舟，而歲適大旱，川港乾涸不能寸進。翁曰：「我更假汝一牛，挽引而前也。」經既至院，牛船還家。公中夜忽語其媼曰：「吾之捨經得供養矣，而吾牛可慮也。」媼問之，云：「我適夢牛而人言曰：『謝公數年豢養之力，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。今得脫此畜身，徑生安樂處，感德無窮也。』」亟往視之，牛已死矣。

蝤蛑黑鯉見夢

餘杭尉范達，夜夢介冑而拜于庭者七人，云：「某等皆錢氏時歸順人。今海行失道，死在君手，幸見貸也。」既覺，有人以蝤蛑七枚為獻，因遣人縱之于江。編修元時敏夜夢頂星冠而見謁者九人，且稽首祈命，其詞甚哀，元雖異之，而了不知其由。曉起，經廚間，正見以盤覆一大盆，啟視之，乃黑鯉九枚，潑剌盆中。因舉盆放之，而記其事。

懸豕首作人語

秀州東城居民韋十二者，於其莊居豢豕數百，散市杭秀間，數歲矣。建炎初，因幹至杭，

過肉案見懸一豕首，顧之而人言曰：「韋十二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。」從者亦聞其言，韋愕然悔過，還家盡毀圈牢，取所存豕市之。得錢數千緡，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。冀與羣豕求免輪迴刀刃之苦。知者謂韋善補過矣。